

国际政界名人译丛

Ansgar Graw

安斯嘎·格瑞 著 赵强 译

施罗德传



Gerhard Schröder
Der Weg nach oben

新华出版社

KP51.107
15

国际政界名人译丛

施 罗 德 传

Gerhard Schröder
Der Weg nach oben

〔德〕安斯嘎·格瑙 著
Ansgar Graw

赵 强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施罗德传 / (德) 格瑙 (Graw, A.) 著; 赵强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1

(国际政界名人译丛)

ISBN 7-5011-4673-X

I. 施… II. ①格…②赵… III. 施罗德-传记
IV. 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2496 号

Gerhard Schröder - Der Weg nach oben

Copyright © by Dirk Lehrach Verlag, Düsseldorf 1998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施 罗 德 传

[德] 安斯嘎·格瑙 著

赵 强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50,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673-X/K·305 定价: 15.00 元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安斯嘎·格瑙

目 录

施罗德何许人也? (1)

1998年9月27日的选举结果——一头“政治动物”——像比尔·克林顿，也有点像托尼·布莱尔?

童年和青年时代 (5)

1944年：父亲阵亡——贫穷的童年——“从生活需求到得到社会承认的足球运动”——无钱支付文理中学学费——零售商的学徒——“我要从这里出去!”——再教育的毕业证书

寻觅偶像的时代 (11)

政治方面的探寻和第一个偶像——1963年：加入社会民主党——院外反对派时期的律师学习生活——律师资格的获取——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右倾”的施罗德——对“工作限制条令”说不

统一青年社会民主党 (18)

1978年：社会民主党新生力量的主席——附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反修正主义派”之间的路线斗争

——一个“前社会主义政治”的代表？——德国红军和“德国之秋”——前恐怖主义分子马勒的辩护人——“为了鲁道夫·巴洛的自由”

再次当选 (32)

1979年：“为什么人们对您一无所知？”——跟军备竞赛作斗争——“对，我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处于理智或是算计的温和政治？——“我要做联邦总理！”

议员 (39)

1980年：和直接当事人同去波恩——对施密特总理的路线批判——对美国的不信任——反对核能的毁灭性演示——对保守派无端的恐惧——社会自由联盟的结束

汉诺威方针 (53)

1983年：一个前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将出场与州总理阿尔布莱希特较技——跟“政党幕后集团”抗争——和“希鲁”的婚礼——对政党法规的处理——奥斯纳布吕克的决定——“国王死了，而国王又是永生的。”

挑战者 (65)

1984年：“旅行中的施罗德”——对民主德国的第二次访问——附录：施罗德和德国问题——昂纳克是一个“正派人”吗？——只能用“尊重”来取代“称赞”——一封令人难堪的信件——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成为新联盟了吗？——拜访卡斯特罗——1986年议会选举：可惜还没到权力更替的时候

下萨克森州新总理 (83)

1986年：回到“红绿联盟”的立场——基民盟州政府的丑闻——对施罗德的行踪提供法律保护？——对阿尔布莱希特的“叛变”——施罗德的左派批评者——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格哈德骑上了快马”

红绿联盟总理 (101)

1990年：最终实现——跟生态党困难的联盟——“混乱的一天”和“全体当事人政策”——海湾战争中的错误——附录：施罗德和避难权——对外国人政策的“政治性改进”——台湾和潜水艇：“对军工企业的一次屈服”？——能源政策中的新重点——大众汽车和梅塞德斯的院外说客

1993年的候选人之争 (119)

找寻追随者——施罗德：“我已经准备好了。”——社民党内的争吵——党内的意见咨询——跟鲁道夫·沙平相比令人痛心的弱势——“新的团结”？

汉诺威的“绝对的施罗德” (126)

1994年：汉诺威社民党大会上没有“捣乱的联盟伙伴”——“通过联盟的提名胜似闲庭信步”——老问题，新观点——“猎手90”的活动给下萨克森带来了新的工作岗位吗？

赫尔穆特·科尔的经济部长 (132)

反对给经济降温 and 生态税——在下萨克森州必须节省——“能源许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附录：施罗德和他的经济政策——“社民党的三驾马车”在1994年议会选举前——对更大联盟的期待？——跟赫尔穆特·科尔较量：“施罗德期待已久，一直到1998年”

1995年，候选人之战 (146)

能“应付所有危机的人”——和政府的协调——竞选口号：“新的中心”——对“新形式的核电站”说是？——“汽车之峰”——“现代的和非现代的经济政策”——被党主席沙平剥夺权力——“中间派的联盟”——曼海姆大会——奥斯卡·拉封丹成为社民党新的旗手

玫瑰战争 (163)

1996年：受邀参加维也纳的歌剧会——“希鲁抛弃了施罗德”——第三次离婚——多丽丝·科普夫——第四次婚姻——对于老的律师事务所的法律辩论

寂寞之狼，抑或自恋狂的公众人物？ (173)

一个想象中的左派的观点——对欧洲说“不”——“回避关于民族利益的觉醒问题”——针对外国人的犯罪行为：“滚出去，越快越好！”——联邦议会主席：“首先是国家，其次才是党”——1997年12月，在汉诺威党代表会上“平反”——施罗德和拉封丹“背靠背”？

薄弱的最终结算和汉诺威辉煌胜利…………… (192)

一次“家庭事件”——生态和经济孰轻孰重——反对党领袖沃尔夫：“施罗德的土地都被烧焦了。”——政府机构改革——社民党内新的争吵——1998年5月的议会选举：汉诺威的胜利——总理候选人格哈德·施罗德——“莱比锡的加冕仪式”

再问一遍：格哈德·施罗德何许人也？…………… (215)

1998年选举的透视——绿党重要吗？——特立独行和察纳雅言——什么是大众主义？——科尔和施罗德：相同点和不同点——媒体英雄

权力巅峰…………… (230)**译后记**…………… (240)

100359

施罗德何许人也？

1998年9月27日，礼拜日，18时整。波恩的选举演播室。乌尔里希·德芬多夫扫了一眼刚刚递到他手上的条子，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尊敬的观众朋友们，投票站已经关闭，刚才我们谈到对今天联邦议院选举结果的第一轮统计。正如我们所说的——这还只是一个初选统计。现在呢，就让我们等待着紧随而来的正式结果吧……”

荧屏前成千上万的人屏住了呼吸，把杯子放到一边，手也不再伸向小咸点心。那个早就一直谈论着的波恩内阁的变更终于出现了吗？赫尔穆特·科尔终于要卸任了吗？新的联邦总理会是那个叫格哈德·施罗德的人吗？最要紧的是：格哈德·施罗德究竟何许人也？

这本书应该——并且也能够——当然只是尝试着，给出最后那个问题的一种答案。我准备于以下几个方面详加描述，是何种生活和工作的根源造就了这个社会民主党的首席候选人在今天彰显出他的一切：把一个特征鲜明的“社会民主的新模式”在各种重要职位，比如青年社会党联邦主席、联邦议院议员以及下萨克森州州长

的职位上战胜了党内所有的反对力量推行下去，并于1998年4月17日召开的莱比锡社会民主党大会之后，开始推进到整个上层机构：并最终入主联邦政府内阁。

施罗德跟别的人完全不同；至少跟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差别很大。社会民主党内渴望崛起的新生力量最初的“本能”就是——对此，从政治的机变来看，是一种情况；而从实用主义的权力直觉来看，却完全可以作另外的评价——彻底抛弃那些温和的阶级斗争论带来的一直笼罩全党的乌烟瘴气的最后残余，施罗德是一个“勇敢的‘政治动物’”，在别的情况下并未过分接近他的一个党内朋友厄尔哈德·爱泼勒（Erhard Eppler）对施罗德如此评价，一个政治动物，靠本能行事，有着极其灵敏的感觉，能随时嗅到猎物的踪迹，而且，让人有点不可捉摸。施罗德曾经这样认为，从蓝领工人到经理阶层看似针锋相对，实际都为着德国企业主的地位能够维持下去的同一个目的而服务。这正如他的政党，需要一个舵手，同时也要从大多数党众中遴选出被他定义为“新的中坚”的一股力量。在生育、工业和核能问题上他的盟友们经常性的如同仪式般表演出来的抨击并非属于他的东西，相反地，他被看做“机器人”以及能源垄断组织的合作伙伴。而从前的反军备竞赛的追随者们也并不会畏惧军事工业的力量，如果它仅仅只能提供工作岗位的话。施罗德，在最后一个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垮台15年多之后，重新成为社会民主党新一个轮回的第一个“缔造者”；或许也是第一

个处于焦点位置上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不再代表那一类家庭教师兼保姆型的尸位素餐的政治家，而是体现出了崭新的、柏林共和国式的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向实用主义倾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转变。

那么，施罗德是一只善变的啄木鸟吗？过去他被看做左倾的资本家的死对头，而今天他在党内更多地被看作“右倾的新自由主义者”。而在他身上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也许是因为“实验而后知不足”的经验主义教条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最终指导着他，是持这种观点还是持那种观点能更好地贯彻到底？或者是因为政治责任心上的经验使他成熟，不断地学会处理各方事务？于是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改变不是出于机会主义，而是完全面对实际情况，并不断地作出自我修正的结果。格哈德·施罗德的思路，精彩纷呈的表象底下是受其强烈个性色彩主宰下的并不那么丰富的政治风景，人们按各自的立场可以从中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这本书不会只提供一种评判，而是想把没有任何偏见的声音包括施罗德本人的观点，各种媒体在不同时期对他的政策的评论，他的朋友和他的政敌的看法都和盘端给读者们，但首要的是在所有评价的基础上让事实自己呈现出来，对于施罗德，笔者虽然只是偶尔跟他有过交往，但多年来一直抱着一种坦诚的心态和没有任何偏见的兴趣观察着他，这样才能在最后的章节里给出一些结论。这样一个人，对赫尔穆特·科尔而言是一个“丝毫没有个性的挑战者”，而社会民主党尽管反对他却仍让他做自

己的候选人，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抱何种希望呢？甚至对于许多他的党内伙伴而言施罗德也时不时干着一种“背叛基本原则”的事情。但对国民中的大部分而言，这个“民族的宠儿”（南德报语）却展现出了改革的希望和一个新的开端，有点儿像比尔·克林顿，也有点儿像托尼·布莱尔，或者至少是一个杰奥瓦尼·特拉帕托尼，人们虽然还不能确切地理解他所要做的事情，但由衷地高兴，因为他能够用拳头砸在桌面上高呼：“朋友们，干杯！”

格哈德·施罗德是 20 世纪末期媒体民主时代的一个奇迹，是平平淡淡的政治世界里的一朵奇葩，他的青云直上之路简直令人神往，谁要是想对这位就要入主内阁的新总理品头论足，谁就应该搞清楚攀登之途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路标。

童年和青年时代

社会民主党拿以示人的只是这样一些粗线条勾勒而成的简历：出身一户农家，在工人环境中成长；父亲，市集里的帮工，阵亡于战争；母亲，独自把他拉扯大，靠做清洁女工艰难度日，最终却再婚了，而且还生了几个孩子；他曾“长年累月对塞玻璃窗缝的油泥恶心不已”，半开玩笑半夸张地，他在后来这样回顾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国民中学，学徒见习期，然后从再培训中毕业；最后是卓有成效的大学学习。同时，这位下萨克森人在大学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青年社会党主席直至……

隐藏在传说背后的，正是真相。简要地说：这位“下萨克森的施罗德”是从1946年以后就归属联邦新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小城镇来到世界上的。格哈德·弗里兹·库尔特生于1944年4月7日，正好是耶稣受难节，也正好是“世界大战”时期，在莫森贝格，位于德特莫尔德县，威斯特法伦州的边界地带。他母亲爱丽卡·施罗德在租住的这个家族农庄的一间窄小房间里于星期五分娩。他父亲应该从没有见过这个婴孩；3天或

者 4 天后弗里兹·施罗德，工兵二等兵，“为了元首、人民和祖国”，阵亡于罗马尼亚，与此同时他的寡妇一定收到了联邦国防军的统一格式的通知，“他待我很好”——除此之外，他儿子无法从自己母亲对父亲的叙述中获悉更多的东西。

在那个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饥荒岁月里这个寡妇和“格尔德”（当时 30 出头的人公开地这么称呼他，他最亲近的朋友和熟人直到今天还这么叫他）以及比他大 5 岁的姐姐古恩希尔德一起住在伯克斯顿一间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简陋棚屋里，就正对着当地足球场的角旗处。现在汉诺威 96 的监事，中学时作为强力中锋在 TuS 球队见习（那时就被取了个绰号叫“农夫”），并在小伙子的时候随那只球队征战地区联赛，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当球撞击在木板墙上时，煤油灯便从墙上跌落下来。但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很早就在足球场上学习更快更好地踢球。”这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他曾经“像你们的黑人从事跑步一样踢过足球——从个人需求到得到社会承认”，很多年以后他对一位美国参议员这样讲道。因此，面对人无法自由选择的情形总是让他很愤怒。“那时从我们村子里出来的其他人中，无论如何从技术上讲，总有一个比我强的。”作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家他还总是很乐意参加那些知名的聚会。直到几年前他才因为怕有受伤的危险而停止了这些活动。

母亲爱丽卡·施罗德早晨大约 5 点左右起床，照料古恩希尔德和格尔德，然后徒步三四公里，到工厂工作

到深夜或在附近清洁房屋和商店。用餐时间非常局促，债务很重，收入极少，就这么日复一日。法警常为送传票敲响各个房门，里面都住着像施罗德一家那样的人。有时祖母过来“组织烤肉”：她沿着这些房屋的墙根推着婴儿车。当哪个打开的窗户里晾着一块肉，马上就被她摘下来藏到手推车里。德国战后残酷的现实，在施罗德的记忆中作为社会的病态表现出来。

战争结束后两年，1947年，爱丽卡·施罗德嫁给了帮工保尔·福色勒并改姓了福色勒；古恩希尔德和格尔德仍然姓施罗德。爱丽卡和保尔·福色勒生了三个孩子：洛塔（生于1947年4月5日），海德罗瑟（1950年3月21日），和伊尔瑟（1954年12月22日）。“格哈德·施罗德和他的新妹妹们的关系很好，但同他的继父关系很坏”，贝拉·安达和罗尔夫·克莱纳在施罗德传记中这么写道，并引用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话说：“我的继父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他常常做梦，我能感觉得到，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对政治也很敏感。每天晚上他常通过收音机收听沃尔夫冈·格龙纳的柏林卡巴莱（一种小型讽刺性时事歌舞表演）“海岛居民”（笔者按：此处施罗德搞混了，格龙纳出演的是“豪猪”），然而他却没有任何机会去把他的兴趣变为现实——因为他的病。我那时对他很不理解。”

保尔·福色勒有肺结核，大概从1954年起——那时格尔德10岁，正好是小孩子寻求在父亲面前尝试自己的力量年纪——在莱姆戈的疗养院度过他的大部分时

间，他一直不停地咳嗽、发烧，而且极易惊醒。10年后去世。

小男孩格尔德，1950年进了韦尔费伯克斯顿的一所小学，当继父在疗养院的时候成为了“家中的男人”，很早就成熟了，相对其他同龄孩子来说更早地担起家中的重担，在不到15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仍然常来敲门的送传票的法警打交道，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的生活。他对家庭生活的组织表现在，每当有家务事要做的时候，他就一字一句地进行安排。“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在调度工作”，安达和克莱纳引用他妹妹海德罗瑟的话说。那时候经济复苏的气息还几乎没有被察觉到。格哈德·施罗德回顾说：“我们长时间地依靠社会救济生活。什么在记忆中的烙印最深，什么就让人最敏感，直至今日当一些类似的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出现时，我立刻就回想起那个时代。”为了满足自己一些小小的愿望，年轻人开始在附近的农庄打工挣几个马克。他帮着收萝卜，每小时50芬尼的收入，有时也用些生活必需品来支付，13岁的孩子就在耕地上开起了拖拉机。

“他的青年时代比很多同龄人要粗犷、狂野得多，但也要无忧无虑得多”，《镜报》记者于尔根·莱纳曼这样写道，他和施罗德做了很长时间的朋友（直到他在一次共同的晚餐会上和妻子一起表示了他们在1994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对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夏平无条件的支持后；这使施罗德当即非常光火并断绝了跟他们的往来）。然而：家庭的贫困处境也给施罗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